

诗路散歌

透明的桃花(外二首)

◆ 李子久

我来看你之前
竹林七贤已经凉掉了一片月光
喝完了那些诗意深远的陈酿
把纯净甘冽留在了云台的山水间

清澈的湖水,透明的桃花
透明的月亮跌落在子房湖里
变成了一朵朵绽放的桃花水母
这小精灵,透着月光的旖旎
收缩伞盖,包容了亿万年的时光音节

苍翠在红色山岩之间飞翔成绿色云朵
时光打磨的石板岩蜿蜒在云海之巅
蓄满烟云的苍苍石阶
芳香掩藏在古树竹林有七贤的脚步
酝酿等待亿万年的风

青铜爵

一只青铜爵
叮咚的韵律穿过夜色和灯光
妙曼沉醉了千年月光

也许只有唐时明月才知道您的身世
秘密来自充满汗水的铜质光芒
那是祖祖辈辈古铜色眷宠的光

王的脚步 千年一瞬
铸造者的汗水 一瞬千年
王和劳动者没有贵贱之分

庄重典雅的铭文
如质朴的庄稼
一代代刻在华夏子孙生命的花瓣

芬芳与霓裳羽衣同舞
铺满辽阔的大地
星空光亮不眠

与石头,和光同尘

试想 让黄河岸边的石头
听一首古老的歌
风在空洞烦躁的夜色中沿河行走

沙漏 流淌而奔泻
坚硬的时光 一节节饱满险滩和暗流
黎明即起 摔碎的时钟
让鸟鸣一瓣一瓣盘旋不息

四月渐远 紧张与忙碌
掩盖许多荒凉和虚弱

相伴的古老乐曲 越过无数荆棘
一遍遍走过沧桑的大地

闭其门 和光同尘
都是人间草木 何贵? 何贱?

走过低矮的屋檐,沿黄河疾走的身影
总是在梦中不眠
谁能让远去的激流涅槃

以竹为墙,小麦抽穗扬花
以梦为马,剔除无数的虚浮和暗疾
还有无数远去的苦涩时光

天籁之音如绽放
掩藏一季季梨花的甜
雨声和蛙鸣逐渐唤醒初夏

一塘芦苇

◆ 雨杉

生对了地方你就是一处风景
生错了地方你就是一个负担
见证了人间烟火
贫瘠之地也能扎根

不为风动 只为共情
眼瞅吐絮又一秋
此生也算共白头 曲终梦醒
看断桥残韵 愿化作你肩上的背囊
回到远方去远游

向大地鞠躬

◆ 田辰

徜徉于大湖的珍珠栈桥上
我一次又一次向大地鞠躬
给被遗失的烟头、纸巾找一个家

我知道大地她素有洁癖
容不得一个内心邋遢的人间
于是 我每低一次头
湖中青蛙就多唱三五声
每弯一次腰
湖边花儿就多开一两朵
每捡起一件废物
湖水就会多绽放一团笑容

你看——迎面走过来的
是一对对并蒂莲似的情侣
一拨拨花枝招展的幼儿
一缕缕美如童话的花香
和一面面照亮人心灵的铜镜

地球 她还是个孩子
需要你 我 她揣在爱的怀中……

灯下漫笔

唐天宝三载(744年)初夏,汴州(今开封)的风带着黄河的浊浪气息,掠过古城墙,漫上古吹台。这座始建于春秋、为纪念师旷而筑的高台,曾见证梁园的繁华、秦汉的雄风,此刻正迎来三位足以照亮盛唐文坛的诗人——李白、杜甫、高适。风拂过台畔的古柏,如丝竹轻吟,为这场千古一遇的聚会,奏响了雄浑的序曲。

彼时的李白,刚从长安的繁华场中抽身。“赐金放还”的诏命,看似体面,实则是壮志难酬的无奈。他曾是金銮殿上为贵妃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仙”,曾是让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墨的狂客,却终究敌不过官场的倾轧与帝王的凉薄。离开长安时,他看似潇洒,胸中却郁积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愤懑。东下洛阳途中,他与杜甫相遇,两位诗坛巨匠一见如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在洛阳城的酒肆与山水间,倾诉着各自的抱负与失意。初夏的汴州,柳绿花繁,黄河涛声阵阵,恰好成了他们漫游的下一站,也成了这场盛会的缘起。

杜甫此时尚是壮年,却已饱受漂泊之苦。他科举失利,仕途无门,只能以漫游为业,足迹遍布齐赵、梁宋。这位日后的“诗圣”,此刻虽未写下“三吏三别”的沉郁诗篇,却已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中,藏着对家国的忧虑与对民生的悲悯。他仰慕李白的才情与狂放,更共鸣于他怀才不遇的境遇。当两人携手踏上

三位盛唐诗人的梁园雅集

◆ 曹红旗

古吹台,极目远眺,黄河如带,汴州城郭连绵,杜甫心中涌起万千感慨,只待一杯酒、一首诗,便可喷薄而出。

而高适,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这位年近半百的诗人,长期浪迹梁宋一带,耕钓为生,虽有“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壮志,却只能在贫困与漂泊中煎熬。他目睹过边塞的风霜,亲历过民生的疾苦,笔下的诗歌早已褪去浮华,多了几分沉郁与苍凉。在汴州的酒肆中,他偶遇李白与杜甫,三位同样失意却心怀天下的诗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没有官场的客套,没有世俗的偏见,只有诗、酒与共同的理想,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

古吹台的聚会,始于一场酣畅淋漓的酒。三人携酒登台,席地而坐,台畔的垂柳为他们遮阳,黄河的涛声为他们助兴。李白率先举杯,高声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酒液顺嘴角流下,沾湿了衣襟,却更显狂放。杜甫与高适齐声应和,三杯酒下肚,胸中的郁气渐消,豪情渐生。他们谈长安的繁华与倾轧,谈边塞的苍凉与悲壮,谈民间的疾苦与期盼,言语间,既有怀才不遇的愤懑,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酒至酣处,诗兴大发。李白起身,醉眼朦胧地望着远方的黄河,胸中诗意奔涌而出。他挥毫泼墨,在古吹台的粉壁上写下《梁园吟》:“我浮黄河去

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笔走龙蛇,气势磅礴,将自己的失意与狂放、对梁园故迹的凭吊与对人生的感慨,熔铸于诗行之中。诗成,李白掷笔大笑,声震林木。高适见状,也一时兴起,伴着黄河的涛声,吟出《古大梁行》:“古城莽苍饶荆棘,驱马荒城愁杀人。魏王宫观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沉郁苍凉的诗句,道尽了大梁城的兴衰沧桑,也暗合了三人此刻的心境。杜甫虽未当场题诗,却将这场聚会的点点滴滴铭记于心,多年后,在漂泊西南之际,仍写下《遣怀》一诗,追忆“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刷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衢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的盛景,字里行间,满是怀念与怅惘。

这场聚会,最动人的莫过于“千金买壁”的浪漫传说。李白题诗后,一位白衣女子路过古吹台,被诗中的豪情与才情打动,她便是前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宗氏亦是饱读诗书之人,深知此诗的珍贵,当即决定千金买下这面墙壁,以护诗作。李白听闻此事,又惊又喜,对宗氏的才情与胆识大加赞赏。在杜甫与高适的撮合下,李白与宗氏结为夫妻,这段因诗结缘的姻缘,为这场古吹台雅集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也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坛佳话。

三位诗人在汴州盘桓三月,游梁园、登吹台、访古迹、饮美酒、赋新诗,度过了一段酣畅淋漓

的时光。他们的诗歌,或狂放,或沉郁,或苍凉,却都饱含着对家国的赤诚、对理想的坚守。这场聚会,是盛唐文坛的巅峰相遇,也是三位诗人人一生中难得的慰藉。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三个月后,他们各自踏上征程,李白继续漫游江湖,杜甫奔赴长安寻求仕途,高适则前往边塞谋求功名。此后,三人天各一方,再未相聚,只留下这段古吹台雅集集的话,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岁月流转,千年已逝。古吹台的粉壁早已不在,黄河的涛声却依旧如故。明正德年间,河南巡按御史毛伯温为纪念这场千古盛会,在古吹台旁建造了三贤祠,祠内置有李白、杜甫、高适三位诗人的塑像,生动再现了当年他们聚会的情景。如今,当我们登临古吹台,望着黄河东逝,听着风穿古柏,仿佛仍能看见三位诗人白衣飘飘、举杯狂歌的身影,仍能听见他们的诗句在风中回荡。

古吹台的这次雅集,是盛唐最后的狂歌,也是中国文人精神的写照。三位诗人,虽命运多舛,却始终坚守着对诗歌的热爱、对家国的赤诚、对理想的执着。他们的相遇,如星辰交汇,照亮了盛唐的文坛;他们的诗歌,如黄河奔涌,滋养着后世的心灵。这场聚会,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永远铭刻在开封的历史文脉中,也永远留在了民族的文化记忆里。

聊斋闲品

潇洒莫如鲁仲连

◆ 高玉成

鲁仲连是个高人、妙人,需要的时候飘然而至,完事后又悄然离去,就像李白诗中说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又像徐志摩诗中说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鲁仲连在《资治通鉴》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279年,齐将田单准备攻打狄族,听说鲁仲连是个高人,就去请教。鲁仲连却说:“你恐怕攻不下来。”田单不服气说:“当年我以即墨残兵败将击破了万乘战车的燕军,收复了齐国沦亡的失地。小小的狄族有什么攻不下来。”结果攻了3个月,果然攻不下来。田单又跑去请教鲁仲连:“先生您说我攻不下狄族,请问是什么原因?”鲁仲连说:“当初将军您在即墨时,和士兵同甘共苦,有战死之心,无偷生之念,上下争着决一死战,所以才能打败燕军。现在您穿金戴银,享受生活,所以攻不下来。”田单回到军营后,亲临城下,冒着箭雨亲自击鼓进军,激励将士,一举攻下了狄族大营。

第二次是公元前258年,魏王受秦王胁迫,派新垣衍到赵国游说赵王共同尊秦王为帝,以取悦秦王。鲁仲连听说后跑去对新垣衍说:“如果尊秦王为帝,我鲁仲连无非是跳东海而死了。但对魏王来说,则由国王变成了臣子。到那时,魏王的臣子将去侍奉秦王,魏王的妻女姬妾将任由秦王挑选,魏王的所有荣华富贵都将灰飞烟灭,将军您又怎能继续受到君王之恩宠呢?”新垣衍听后心惊肉跳,拜谢道:“我这就告辞回国,不敢再提尊秦王为帝的话了。”

第三次是公元前250年,燕国一位将军率军攻克齐国聊城,但有人却

在燕王面前说将军的坏话,将军因此据守聊城不敢回燕国,齐将田单攻了一年多仍攻不下来。鲁仲连听说后给燕国守将写了封信,让人用箭射进聊城。信中说:“您目前的处境要回燕国,要么投降齐国。可您却死守孤城,齐国攻城的部队在增加,燕国救援的部队却不来,您准备怎么办呢?”燕国守将看信后哭了3天,进退两难中绝望地拔剑自杀了。

说鲁仲连潇洒,是因为他有本事,却从不把功名利禄放在眼里,保持了士人应有的风骨气节。赵平原君因鲁仲连劝阻新垣衍尊秦王为帝,想赏赐鲁仲连,鲁仲连说:“天下名士看重的是为人排忧解难,如果有所谋取,那就是商人行为了。”齐王因鲁仲连帮助齐国收复聊城,想加封鲁仲连。鲁仲连说:“我与其富贵而屈从于人,毋宁贫贱而随心所欲。”竟飘浮于海,从此不知去向。

子顺是孔子的六世孙,与鲁仲连是同时代人。魏安釐王曾问子顺谁是当今天下高士,子顺说:“没有这样的人。如果退而求其次,那就是鲁仲连了。”

李白对鲁仲连似乎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偏爱。他在《别鲁颂》中以“谁道泰山高,下却鲁连节”,赞鲁仲连气节高于泰山;以“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赞鲁仲连品格如兰似雪。在《古风其十》中以“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把鲁仲连比作出海明月;以“吾亦渔父人,拂衣可同调”,表示自己向往鲁仲连那样的人。我倒认为,李白与鲁仲连那样的政治智慧,但要说放荡不羁、随心所欲,两人算是同道中人。

诗人张延文的关注点与众不同。他特别提到书中的民谣、童谣、唱词,认为这部分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这些东西可能慢慢随时间消失。他希望樊先生能专门整理一下这些民谣,这不仅是文学,更是民间文化的基因档案。

潘磊的分享充满个人记忆的温度。这本书是中原百姓的民间生活史,人民公社大食堂、各式各样的野菜——榆钱儿、刺脚芽、碾转,这些都象征着中原民众坚韧的生命力。而且,书中的方言为方言研究者,为未来了解宝丰的人保留了特别生动的资料。已经81岁高龄的著名文艺评论家鲁元分享了更深层的思考。他说自己不是把《泥河晚唱》当作普通文学作品,而是当成了文献来研究。这本书以质朴的文字质感、自然的亲情书写和对世代绵延的珍视,守护着农业文明的根本价值。而当当下虚拟时代正导致情感、亲情与代际传承三重断裂。

他说,95后出生的这代人,一出生就跟网络无缝对接,在动漫、短视频、游戏里长大。他们生活的实体就是一部手机。他提出,我们需要从“低位平衡”走向“高位平衡”——传统乡土物质匮乏却达成了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今天物质丰裕却弄丢了与土地的联结。《泥河晚唱》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还有一种叫作“根”的东西,值得回头看一眼。

能不能慢一会儿,等等我们的魂,找一找我们的根?不是退回过去,而是在高速发展中找回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内心和谐相处的能力。这条路很难。但总要有人停下来,回过头,把那些快要消散的声音记下来。

樊玉生做了这件事。他用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句子——胡辣汤与热腾腾、煤油灯与路灯。他不呐喊,不控诉,只是把那些声音收拢起来,像收拢一捆秋天的秸秆,安安静静地放在那里。就是这种安静,在今天的喧哗里成了一种最响亮的腔。

荐书架

《李清照十讲》:全景还原一代词宗的才情与风骨

◆ 陈昊

翻阅绝大多数文学史教材与普及读物,李清照的形象几乎被固化为“婉约派代表”与“愁苦才女”的合体。这种认知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脉络。在传统词论与文学史的书写中,因其词风清丽婉约、情感细腻深沉,她往往被理所当然地归为“婉约派宗主”,其成就也多被置于“女性词人”这一限定框架内加以审视。历代评论家强调其闺情愁绪、离别相思,无形中弱化甚至遮蔽了其作品中同样犀利的批判精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宏大的历史意识。

教材与普及读物的选择性呈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侧面。从《声声慢》的“冷冷清清”到《醉花阴》的“人比黄花瘦”,从《一剪梅》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到《武陵春》的“物是人非事事休”,这些被反复传诵的经典篇目,共同构建了一个情感丰富却命运多舛的女性形象。而她的另一部分作品——如豪气干云的《夏日绝句》,深沉雄浑的《渔家傲》,或是指陈时弊、饱含政治关切的诗文——则长期处于边缘或被简单化处理的状态。更关键的是,传统社会对“才女”形象的期待与塑造,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性别视角局限。社会期待中的才女,往往是“哀而不伤”“柔美含蓄”的,其才华最好服务于周围情思的精致表达,而非经世济民的宏大叙事。李清照那些锋芒毕露、议论风生的文字,如直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或是在《词论》中毫不客气地批评苏轼、柳永、秦观等一代大家,常常被后世视为“特例”或“偶有豪放”,未能被纳入对其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中。久而久之,“愁苦婉约”便如同一个厚重的滤镜,过滤掉了李清照人格与成就的多样光谱,将她凝固为一尊仅供感怀凭吊的、单薄的文学符号。

《康震诗词课:李清照十讲》一书中,康震提出的“林下风气,一代词宗”,旨在打破这一刻板印象,描绘一幅更为复杂、丰满、真实的李清照肖像。这并非简单的“翻案”,而是基于其完整生平、全部作品与时代语境的一次深度“正名”。

于边缘或被简单化处理的状态。更关键的是,传统社会对“才女”形象的期待与塑造,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性别视角局限。社会期待中的才女,往往是“哀而不伤”“柔美含蓄”的,其才华最好服务于周围情思的精致表达,而非经世济民的宏大叙事。李清照那些锋芒毕露、议论风生的文字,如直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或是在《词论》中毫不客气地批评苏轼、柳永、秦观等一代大家,常常被后世视为“特例”或“偶有豪放”,未能被纳入对其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中。久而久之,“愁苦婉约”便如同一个厚重的滤镜,过滤掉了李清照人格与成就的多样光谱,将她凝固为一尊仅供感怀凭吊的、单薄的文学符号。

《康震诗词课:李清照十讲》一书中,康震提出的“林下风气,一代词宗”,旨在打破这一刻板印象,描绘一幅更为复杂、丰满、真实的李清照肖像。这并非简单的“翻案”,而是基于其完整生平、全部作品与时代语境的一次深度“正名”。

书人书话

歇歇脚 且听泥河一道腔

◆ 卢晓灿

言为骨,以深情为魂,为当代乡土文学留下了一幅温热的中原农村肖像。

文艺评论家单占生的视角很独特:这本书保留了一个我们丢失的村庄。不是80年代的,是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的村庄。那时的村庄是有神居住的。现在说空心村,只看到村里没了年轻人,却看不到神也没了。空心不仅空的是人,也空了乡村那种结结实实的文化。

诗人马海盈说,这本书看了序就想流泪,看了两遍流了两次泪。早年的记忆一下被唤醒,生命深处的记忆被重新激活。樊玉生是宝丰的幸运,希望笔不要停,把那些故事“打捞”出来。

何新年曾与樊玉生有过共事之缘。他分享道,《泥河晚唱》的39篇文章,文字不浮夸、不造作,朴实真挚,故乡的百般情态被写得余韵悠长。文中频频呈现的方言俚语运用得恰到好处,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理解。

严寄音在宝丰工作20年,对樊玉生颇为了解,他提炼三个关键词:一是“为小人物立传”。樊玉生把老百姓的故事一个一个人记录下来;二是“非遗档案”。段子、俚语、方言、民谣、三弦、胡琴、纺车、石碾、牛车、剃头挑子,都是值得发掘的文化档案;三是“陈年老酒”。樊玉生一辈子都工

作在文化部门,参加了每一届马街书会,听了无数的段子、曲子、故事一直在脑海里回放,退休以后,终于酿出了“这坛50年的老酒”。

闵虹从非遗保护的角度切入。她说,泥河是一条流淌着文明的血脉,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却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生命底色。

作家冯杰说,宝丰是一块文化重地,樊老师对本土文化是一种挖掘、一种张扬、一种记录。随着现代文明推进,这种东西早晚有一天都会消失。谁也挽救不了,但我们可以留下纸上的记忆。

作家曲令敏对书中的语言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樊玉生的语言有一些粗粝,但这种粗粝不是修辞的匮乏,而是乡村应有的底色。就像泥河岸边的土坯墙,不光滑却结实,经得起风吹雨淋。中原方言里那种生辣的力量,那种不事雕琢的诙谐,在樊玉生笔下被保存得原汁原味。正是这种粗粝,反倒让他用文章建立起一种新的语言,一种从泥土里直接长出来的表达方式。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宏志的分享直指核心:这本书是一个人的村庄史,是写给故乡的一封信,写给岁月的一份备忘录,写给历史的一份证词。这本书尽管写的是一个村庄,折射出的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密码。